



胶东，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地区。胶东人民坚韧的奉献、牺牲精神，是胶东革命历史画卷中一抹鲜艳的红。

时光流逝，历史铭记。那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民族大义、人间大爱，印刻在涓涓岁月中，被海风深情传颂。

—

肃立在海阳地雷战纪念馆展板前，我记住了一个名字：徐永彩。抗日战争时期，海阳烈属中“一门双烈”有150户。小纪镇大杨格庄村英雄母亲徐永彩家是“一门四烈”。

1939年3月，胶东半岛战火四起，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刚刚当上婆婆的徐永彩，却高兴不起来。村民每天被鬼子欺压，没有一天安生。她和丈夫决定，让大儿子纪志云参加八路军。没想到，新媳妇张荣花不仅支持，自己也申请当了一名兵工战士。

纪志云入伍后，很快在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长为战斗骨干，入了党，还当了班长。1941年1月，在莱阳庙后村战斗中，纪志云和战友冲在最前沿，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也是这一年，八路军桃村兵工厂遭敌偷袭，张荣花为了掩护战友，献出年轻的生命。噩耗传来，徐永彩和丈夫几天粒米未进，哭干了眼泪。

悲痛没有击垮徐永彩。她含泪把二儿子纪在云、三儿子纪从云送到胶东军区部队。战场上，兄弟俩和哥哥嫂子一样，抱着“不除日寇，誓不回乡”的坚定信念奋勇杀敌。令人痛心的是，在1945年2月莱阳万第战斗中，两人都壮烈牺牲。

沉重的打击，让徐永彩一夜之间头发花白。很长一段时间，她和丈夫彻夜难眠，经常半夜打开大门，看看远行的孩子是否回来。那时，徐永彩忍痛宽慰丈夫和四儿子纪福云：“自己的孩子哪能不心疼。可要是都不送去打仗，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



祖宅坐落在湘西南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当年占地50余亩。四合院呈两横两纵布局，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院内有房屋60余间，间间均设楼板、楼梯，下住人、上储物。此外，还设戏台和私塾。20世纪20年代，整个家族百余人在这里生活。

祖宅的平静，在1945年上半年被打破。

1945年4月，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集结兵力，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企图攻占芷江机场，摧毁中美空军的前



■孙现富

纪念馆展板前，我仔细端详着照片中的徐妈妈。苦难岁月，让她脸上写满沧桑。她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却用赤诚之心诠释了家国大爱。

1947年，部队开始征兵，四儿子纪福云第一个报名。看着家里的“独苗”，父亲心里舍不得。徐永彩拉着纪福云的手说：“当兵好，明早娘去送你。”

几十年后，纪福云回忆起母亲送他参军的情景，依然满含热泪。10余里山路，徐永彩总共没说几句话。她送了一程又一程，不愿道别。“就像娘说的，哪个孩子不是娘的心头肉，她是真舍不得啊！一边是国家，一边是小家，娘还是选择了国家。”

纪福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随部队转战多地，在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1956年，纪福云获得解放奖章并被授予少尉军衔。有一天，他接到母亲的来信：“孩子，全国解放了，你可以回来尽孝了。”纪福云二话没说，谢绝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回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二

在中共胶东特委（林子西）展馆，有一座塑像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满脸慈祥、盘着发髻的老妈妈平静地凝视远方。在这平静目光的背后，又有谁知道老人承受了多少锥心之痛。

老人名叫俞宽增，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林子西村人。她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建国之锋”。丈夫因病早逝，俞宽增独自撑起贫苦的家庭，带着3个儿子艰难度日。她的思想进步，也是受到大儿子邹恒禄的影响。邹恒禄是文登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党组织经常在他家秘密接头、开会。每一次俞宽增都告奋勇站岗、放哨，有时还帮着传递情报。

最初，俞宽增并不清楚儿子具体在干什么，但她知道儿子干的是大事、好事，为的是让穷苦百姓吃饱穿暖。久而久之，这个家成了中共胶东特委的交通站。敌人发现后，多次组织打压和突袭。俞宽增没有惧怕，反而更加坚定了



革命的信念。

1933年秋，在俞宽增的支持下，三儿子邹恒德、二儿媳刘昌锡成为共产党员，林子西村党支部也在他们家成立。俞宽增家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驿站、革命堡垒户。国民党特务把他们一家当作“眼中钉”，抓走了刘昌锡。为了诱骗俞宽增的儿子，国民党文登县长刘崇武设下毒计。

俞宽增得知情况后，一边沿街乞讨，想方设法把信息传递给儿子，一边去监狱给儿媳刘昌锡送饭，并暗示她敌人不知道她的党员身份，让她坚持。后来，敌人没有找到有力证据，只好把刘昌锡放走。

凶残的敌人没有就此罢休，把怒火都撒在俞宽增身上，对其棍棒相加。见她不开口，敌人就用成扎香柱烧灼她，逼她交出儿子。见她还是不说，敌人又对她的小孙子百般恐吓。无助的孩子想去抱奶奶，却被敌人狠狠踢开。几天后，孙子不幸离开人世。

1938年，俞宽增让二儿子邹恒寿带上两个孙子邹立义、邹礼智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一年后，噩耗传来，大儿子邹恒禄、三儿子邹恒德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俞宽增对前来慰问的干部说：“干革命哪有不牺牲，怕牺牲就不要走这条路。”她用袖子擦干眼泪，又奔忙在支前一线。

1946年，在原昆嵛县人民政府举行的“三模”大会上，群众团体将一块“建国之锋”的匾额赠予俞宽增，以表彰她为革命作出的贡献。

三

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阅兵仪式万众瞩目。当无人作战群海上无人作战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在城楼上观礼的一位老将军，向方队郑重敬了一个军礼。这位老将军叫高厚福，祖籍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大洼村。在他的家乡，一个动人的红色故事传颂至今。

故事还要从高厚福的爷爷高传翰说

祖宅记忆

■车拥军

沿阵地，并威胁重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4月初，鬼子相继向芷江方向集结，其中一支约300人的队伍路过我的家乡，强行将祖宅占为中转休整的营所。祖宅内的整个大家庭，匆匆躲进山林。

一人祖宅，鬼子就把各家的粮油洗劫一空，连地里刚埋下的红薯种都刨了出来。他们杀猪杀羊杀牛，连几十斤的猪苗都不放过。爷爷家的大水牯，膘肥体壮，是耕地耙田的“顶梁柱”。面对鬼子的暴行，它似乎不甘坐以待毙，横冲直撞，跑出院宅。鬼子穷追不舍，把它杀死在田垄里，鲜血洒红了半丘水田。因大水牯体形壮硕，鬼子无法抬走，便把水放干，就地剥皮分割。牛是农民人的命根

子，躲在山上的爷爷目睹这一切，气得昏厥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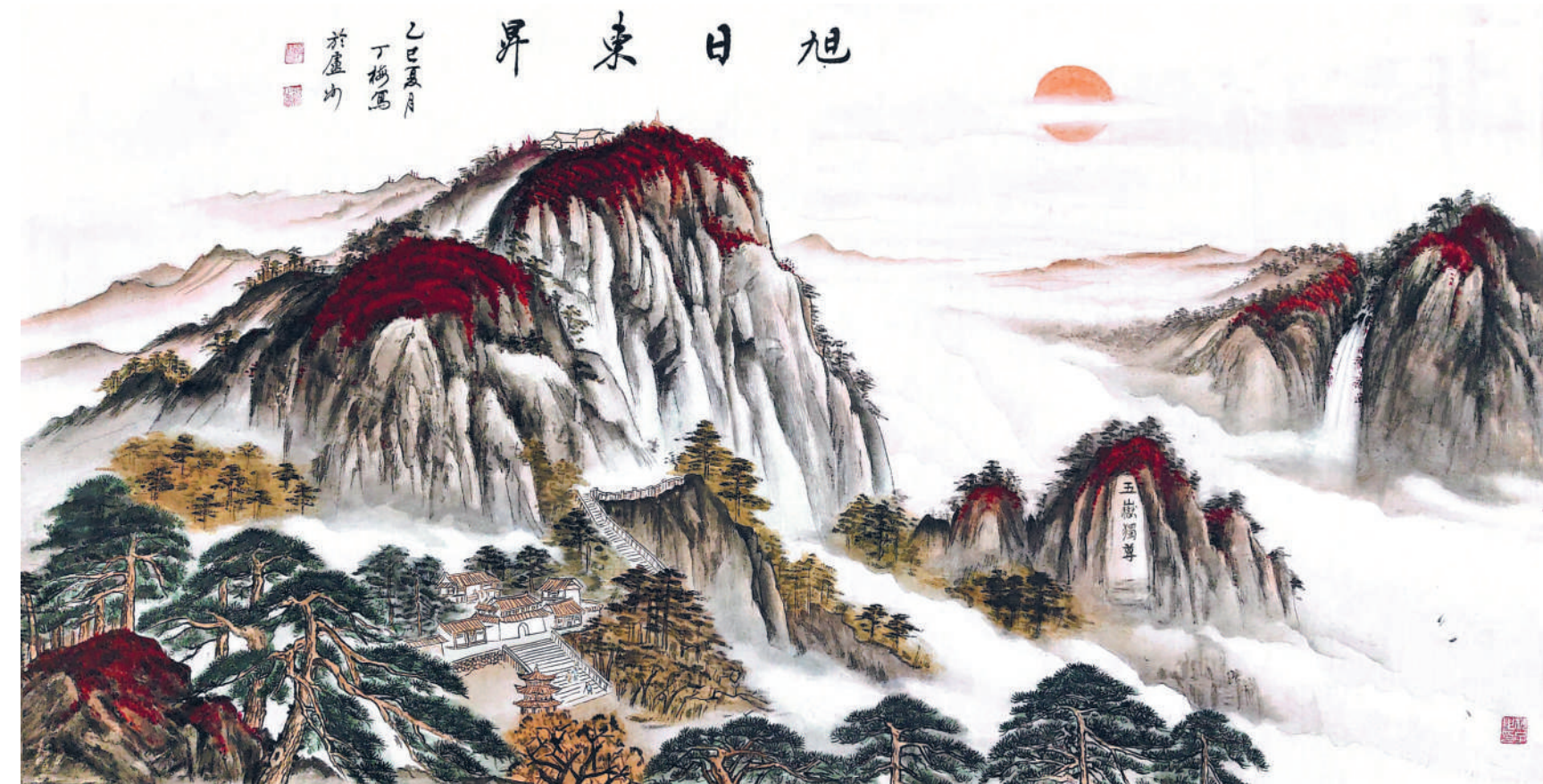
老家有用坛子腌豆腐乳、泡菜菜的习俗，这帮恶魔在坛里拉屎拉尿，以致整个宅院臭气熏天。3天，整整3天，祖宅被鬼子肆意践踏。

被激怒的家人设法反抗。鬼子北上雪峰山那天，德伯带领一群年轻后生，手持铁铤、弓箭，在鬼子必经之地设伏，痛击队伍尾部。10余名鬼子被铁铤打得满是血，抱头鼠窜。

两个月后，湘西会战结束，从雪峰山溃败的这支日军队伍逃跑到我的家乡，直扑祖宅而来，进院便开始哄抢。家人们离开前已将粮食、牲畜进行转移，鬼子大失所望，怒不可遏，纵火焚烧宅院。一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鬼子原本想烧毁整个宅院，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大火未能持续蔓延。最终，宅院南北向的两排正屋惨遭涂炭，东西向两排厢房虽有损毁，但过火不多。

家园蒙难，居所遭劫，鬼子的暴行让家人怒火中烧，德伯再次领着后生，冒雨抄山路，埋伏在仙人岭隘口。这次他们带的不仅有铁铤、弓箭，还有平时炸鱼的火药。当火药在隘口炸响时，毫无防备的鬼子仓皇南逃……

斗转星移，80年过去，当年抗击日军的长辈先后离世，残存的祖宅历经风雨，屹立不倒，似乎在无声告诫我们：勿忘国耻，奔向富强。



旭日东升(中国画)

丁 梅作



“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长白山的寒夜，总以这样的诗意开篇，用凛冽的风雪书写边关峥嵘。当夕阳的余晖轻吻过雪山洁白的肌肤，最后一片红叶在枝头倔强地守望，维东哨所的雪，便在这样的静谧中，开始了与官兵的相守。

2025年农历大年初一，我踏着积雪再次登上长白山。晴空下的雪山银装素裹，像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边疆。海拔2196米的维东哨所，就藏在这巨人的臂弯里，是一群年轻官兵用青春守护的家园。

“方圆百十里无人烟，冰雪期长达8个月，昼夜温差达20摄氏度。”2010年第一次来哨所时，老兵的话在我的耳畔回响。这里没有自来水，冬天的水源藏在冰封的河下，官兵们要凿开半米厚的冰层取水，冰碴划破手套是常事。电更是奢侈品，夏天靠发电机定时供电，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发电机成了哨所与外界联络的依靠。两栋营房静静矗立，夏用营房只在夏日敞开迎接短暂的暖意，冬用营房要把背阴的窗户封上木板和保温板，连玻璃都要裹上棉絮，生怕风雪挤占了这方寸间的温暖。

艰苦的环境里，总有些经历让人刻骨铭心。新兵小李第一次给女友写信，信纸刚铺在桌上，一阵狂风卷过，信纸便被吹得没了踪影，战士们打趣说“风邮差把信送出边境线了”；来自南方的新兵第一次听到这里的雷声时，猛地卧倒在雪地里，以为是炸弹响声；第一次用冰水刷牙的兵，捂着嘴直跺脚，说“牙齿像被冻掉了”。大雪封山的日子里，老兵拉二胡的乐声是哨所的慰藉，可两个月后，琴弦突然崩断，老兵气得把二胡摔在雪地里。就连哨所的军犬都耐不住孤寂，隔三岔五跑到半山腰对着雪山狂吠，回声里满是苍凉。

维东的雪大且急。鹅毛大雪从天空倾泻而下，落在地上，不一会儿就铺满厚厚一层，往往一下就是三五天，有时甚至十天半个月。早上起床时，积雪已经封住哨所的门，官兵们只能从一楼窗户跳出去清雪。当年的连长再回哨所时，红了眼眶：“守在这里时不觉得苦，离开了才知道，每一片雪花里都藏着不容易。”

时隔10余年再上维东哨所，我感到温暖从未缺席。前些年，在军地各级党委关心关注下，维东哨所终于连通市电，结束了靠光伏电站、发电机供电的历史；哨所打了深水井，购置了净水装置，官兵用上放心水；安装了电锅炉，即便是冬季连降大雪，室内也温暖如春。部队党委还解决了家属来队住房难的问题，一座设施齐全的家属来队房拔地而起……这些细致的关怀，像炭火一样在冰天雪地里焐热了兵心。

入夜后，隔壁宿舍传来欢声笑语。推门一看，几个战士正围在电视机前争着换台，军士高航坐在吧台房里跟着学唱军歌。见我走近，他打开玻璃门拉着我问：“听听我唱得准不准？”原来，他在学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时，有两句音调唱得不准。“守着边防，迎着朝阳，调儿都唱不准咋行呢？”他黝黑的脸上挂着笑。室外飘着雪，屋内水汽氤氲，这带着雪味的欢乐，是哨所独有的情趣。

2024年11月的一个傍晚，暴雪突至，哨所巡逻队按计划前往37号界碑巡查。狂风裹挟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能见度不足5米，班长邹越牵着军犬“闪电”走在最前面，新兵小张紧张抓着他的背包带，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走到半山腰时，小张突然脚下一

维东的雪

■蒋德红

滑顺坡滚去，邹越大喊“抓紧石头”，随即扑过去抓住他的装具背带。风雪中，邹越的手套很快与小张的衣服冻在一起，手指失去知觉仍死死抓住不放。

脱险后，邹越坚持先去界碑。到达时积雪没过膝盖，他们轮流跪在雪地里，用冻紫的手擦掉界碑积雪，再用体温焐热红漆罐，反复描摹“中国”二字，直到鲜红的字迹在白雪中格外醒目。返程时，邹越把防寒帽戴到冻得说不出话的小张头上，笑着说：“界碑干净了，咱心里才踏实。”那天，邹越冻僵的耳朵起了冻疮，却捧着界碑照片对新兵们说：“碑在，家就在，祖国就在。”

如今，陡坡旁多了根防滑桩，风雪再大，总有年轻身影向着界碑前行。我在哨所看到，官兵们集体创作的文章《维东的雪》里，藏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维东的雪更白，白得晶莹剔透，大瓣雪花像仙女的裙摆。”

“维东的雪很大，夜里星斗满天，清晨门就推不开了，积雪能没到腿根儿。”

“维东的雪最缠人，一连几天不歇脚，让人忘了晴天是什么模样。”

在维东，扫雪是有窍门的，这窍门是官兵们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不能等雪停，得边下边扫，一层一层清，不然就只能望雪兴叹。”雪是顽皮的伙伴，让人爱也让人恼。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官兵们扫雪时呼出的白气，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维东的春天来得很迟，每年5月雪才渐渐消融，但这不影响哨所官兵开垦心田，撒下青春的种子，将自己深深扎根在雪原。维东的夏天很短暂，但这不影响哨所官兵的热情，他们把训练热情燃成火焰，清晨操场响起整齐的口号，迷彩服湿了又干，留下白色盐渍。维东的秋天总是躲躲藏藏，但这不影响哨所官兵欣赏秋色的好心情，他们眼中的维东之秋是独一无二的风景。维东的冬天漫长到让人绝望，但这不曾使哨所官兵低头，他们的腰杆挺得比美人松还直，风雪压弯树枝，却掩不住头上“八一”军徽的光芒。

我离开哨所的那天清晨，雪花又开始飘落，轻吻着官兵的军帽。回望长白山，天地间浑然一色，哨所的红瓦在雪中若隐若现，像一枚鲜红的印章盖在祖国边陲。

维东的雪花依然像顽皮的孩子，永不厌倦地和官兵嬉闹，拂着官兵们发热的脸颊，化成滴滴水珠顺着眉骨滑落，在胡须上结成细小的冰碴。维东的雪，见证他们的青春，参与他们的成长，在边关刻下了关于忠诚和奉献的记忆。

上甘岭，我的一块骨头(外一首)

■哨 岩



你不知道我的生死
就不懂我的山河
你不知道昨天的我
就不懂田野上的语言

上甘岭，我的一块骨头
从一百次、一千次死亡里回来
从一千枚、一万枚炸弹中重生
我的骨头还活着
胜利的旗帜插上焦土的时候
这块骨头的泪水已干涸

我知道上甘岭的位置在哪里
它不仅仅是597.9高地
在中国14亿人的心里
都有它的耸立

其实，上甘岭已嵌入我的身体
它是我的第207块骨头

堵枪眼的士兵

敌人地堡射孔里喷射的火舌
被肉体堵住
年轻的生命
为部队打开了冲锋的道路

走着，问着
堵枪眼的士兵身上披着挂挂着钢吗
没有。他只有故乡的月亮和星星
口袋里只有半块压缩饼干
头顶上站着一声声带血的呐喊
我不用狠劲写他的忠勇
只写三个字：黄继光

让我带走地堡的半块砖头
刻上他的名字，留住他的血
我的诗里有他的眼睛
我还要他的胸膛给我
抵挡世俗的刀剑，心灵的蛮荒